

“我这边，候鸟回来了……”

——怀念黄永玉先生

张新颖

—

二〇二一年，我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拿到两本《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快样书，马上快递给黄永玉先生。我微信黑妮，遗憾赶不上黄先生生日。黑妮说，赶上啦，农历七月初九，今年是八月十六日。我记得二〇一四年参加黄先生九十寿庆，那天是八月四日。黑妮拍了张黄先生倚靠在沙发上看书的照片，发给我。过了一会儿，又发来一张：“我爸说，这张好。”——黄先生的臂弯里多了一只猫。没过几天，收到黄先生信。荣宝斋信笺，毛笔，竖写——

新颖弟：
大著昨天(十三日)下午收到，三时启读，半夜零时九分读完末句：“她说，等这样的东西来写我”。
在世界上，周敦多珍贵啊！

接下来，黄先生会写什么呢？我没想到，因而惊奇；在他，不过是极其自然、再平常不过地荡开一笔：

我这边，候鸟回来了，第一批是斑头雁，还会一批批地来，在我们湖上歇几天再北去。村民们都当回事，早晚都照应它们。有的脚上还被缠着科研单位的牌子。有的雁跟个别人熟了，还一步一步随回家去。

就仿佛他写信时抬眼看了下窗外，笔就跟着写了下外面的景象。而深里，是自然季节的更迭，人身在其中，“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这句话是他表叔沈从文信里写的，黄先生没想这么多，只不过随手一写，带进来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的生生信息。黄先生的信再接下来，说严肃的工

作中的遭遇，这里略去不引。其中提到，前些时，他“在协和焊接左大腿断成三段的大腿骨”，这一伤病事件，只此一句。然后谈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晚年最倾注心力的事，十余年来几乎每天都想着、写着的书：

《无愁河》写到这里正是我进入新社会的程序中，不写它，起码一辈子有一半是个空白。可惜了。问题我已经这两天过九十八了，还剩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写这难舍难分的几十年。
望你多来信，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试在《无愁河》中找找有没有“然而”“但是”这类过桥词汇？找到了告诉我。

黄先生说：“有个奢望，几时你能来北京住住”；
又说：“书中有不少错字，第二次阅读后告诉你”；
最后又加一行：“封面设计精彩”。

二

二〇二二年四月，我在上海和全城的人一样，足不出户。平常不发朋友圈，有一天心血来潮，转了个视频，罗大佑演唱《亚细亚的孤儿》。就是破个闷。
黑妮看到了，也给黄先生看。黄先生让黑妮问我们怎么样，他担心我们。
惊扰了黄先生我很是不安，赶紧回复：都还好，请黄先生放心；一些乱糟糟的事情不值得黄先生分心。
我说：我每天看看黄先生送的生肖挂历，就能开心不少。——这一年是虎年，四月份挂历的老虎露着屁股，黄先生画上写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请问，老虎哪个地方摸得？”
过了一天，黑妮说：“我爸写了首诗给你。”
诗是用钢笔写在绿格稿纸上，竖写，九行，题《慰新颖》。

我时常想到黄先生，想他怎么样了？想他也能给自己一些生活的勇气。希望这个世界少扰乱他，让他健康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后来看到一个视频，大约是这一年生日前央视采访他，采访者问：“你觉得现在最真实的快乐是什么？”
黄先生答：“大家都过正常的生活了，那就快乐了。”
采访者一定没想到黄先生会这样回答，他问的是“您”，黄先生回答的是“大家”；但采访者应该能立刻明白，一个九十九岁的老人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还要接着再重复强调，“正常地生活”。

三

黄先生画生肖月历很多年了，画好了，印制出来，分赠亲友。我说不准是从哪年开始的，但现在知道它的结束，兔年的挂历，就是最后的了。
今年的挂历是去年画的，而去年，黄先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形里，完成了他自己给自己派定的任务？因为他的洒脱和率性，很多人会认为他的生肖画是一挥而就；其实，我以前听他讲过，画容易，难的是有想法。
今年的挂历有一篇前言，黄先生手写的小字——

癸卯的月历画到第十幅的时候，我病了，来势很猛，有不丢性命不要休的意思。多谢协和医院神手一周之内救回这条老命，回到老窝。
人这个东西说起来终究有点贱。为钱财，为名声，为繁殖下一代，费尽心机，浪费整整一辈子宝贵光阴去谋取自以为有道理的那点东西。本老头也有这个难改的毛病。幸好世人谋食面目各各不同，加上本老头谋食范围局面只在毛笔墨纸颜料上头，并不如何骚扰

周围，缩着胆子快快乐活地混了一百年。(还差几个月)。
凡人都有机会躺在医院里思想。当妈的想儿女的事，读书的想投考的事，女孩子想男朋友，男孩子想女朋友，贪心人想某件事为什么没有谋到？恶人想病好后如何给仇人背后狠狠来它一刀，儿子想月底快到给妈寄钱……只有我最没出息，想的是还有两幅没画完的月历。
人没出息，谁也奈何不了。姑且算一种不堪的善缘吧！

善缘，也可以由此来理解他一生方方面面的许多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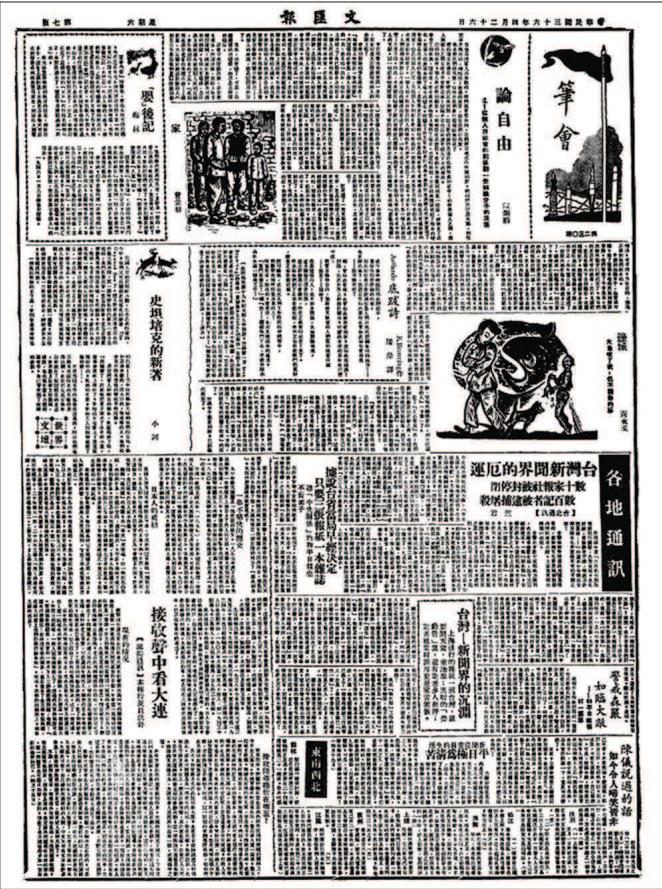
今年春节过后，快递还没通，黑妮托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带来黄先生的新书——新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书里夹着两整张兔年邮票。
黄先生为旧作新版写了篇后记，说到“我一生最尊敬，来往最密切的又聾又哑的漫画家陆志庠”，“有他在天之灵的监视，我一点也不敢苟且。”又说：

有三个人，文学上和我有关系。沈从文表叔，萧乾三哥，汪曾祺老兄。我也不大清楚他们三位究竟看过我多少文章？假定三位都看过我写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会有什么反应？

……
我开始写书了，怎么三位都离开人间了呢？文学上我失掉三位最服气的指导者。如果眼前三位都还活着，我的文学生涯就不会那么像一个流落尘世，无人有胆认领的百岁孤儿了。

如今，黄先生去了他们那边。留在人间的，是人生百年长勤的种种善缘。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八日



2001年元旦的《文汇报·笔会》上，黄永玉先生在寄语新世纪时说：多年以前，我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过，“我一生中最眷恋的地方是上海”。因为在中国多难风雨如磐的年代，上海给我留下难忘的友情，文汇报副刊登载过我的版面。那时我很年轻。
图为1947年4月26日《文汇报·笔会》刊登的版面《边城》，黄永玉时年未满23岁。

这是我到过最好的杨梅山

陈成益

爱卿姐等在鸣鹤小岷岳路口，一辆白色小电车。我们穿过上林湖沿着横筋线而来，杨梅时节，沿山一带到处都是车，都是人流，所幸并未堵车。大概在一周前杨梅刚刚上市的时候，爱卿姐就来消息说，要我帮她个忙。我有点茫然，我非官非商无权无势，有什么忙可帮，于是答复“请讲”。

“帮忙来吃杨梅，表哥家有一百多株杨梅。”哈哈这位阿姐，神秘兮兮，还挺会制造悬念。于是有了这一趟小岷岳之行。

认得爱卿姐是在前年十月的一次讲座上，那天我讲“我在复旦学写作”，因为都是自己经历，所以讲得有点动情。爱卿姐课后说听得眼泪都快掉下来，因着这层缘分，所以就加了微信。过了一年多，爱卿姐突然地给我一本散文集，整理得清清爽爽。她说让我看看，提点意见。意见当然没有，写作难能可贵，读是一读到底的，因为读过，也就了解了爱卿姐这个人。她从小长在苕家埭，读书在杜湖边上，从小就在杜湖边上淘米、洗碗、摘野菜，甚至打柴。她把散文集暂名为“杜湖边上”，而我更愿意称她为“杜湖的女儿”。

所以当我来到杜湖边上的小岷岳路口，还没等我停车，甚至都没打个招呼，白色的比亚迪电车就径直启动了，往里开。很有默契的，在我不知不是她的时候，凭直觉跟上。我以为过了村庄就没有路了，得走很远才能到。没想到里面还有很长的一截砂石路，只容一辆车通过。遇到对向来车，还得退回到比较

宽的地方才能交汇。很幸运，我们只退了一次，就开到了杨梅园下的停车场。一看地图：牛軋岭。
站在牛軋岭下，往东南方向眺望，远近高低，都是杨梅。还是能看到杜湖，直线距离也不过两三百米，甚至能看到湖对岸通往五磊寺的路。我问爱卿姐，你家有杨梅吗？她说，是有有的，在五磊寺，当年火灾被烧掉了。这里是她二表哥家的杨梅园。我想带点水上山，也被她制止，她说上面有小房子，好几箱矿泉水叠着。
于是跟着爱卿姐走，很平缓的山路，大概几十米，就到了二表哥家的杨梅园，很平缓的一片坡地，三面环山，类似于“太师椅”，风水极好。口子上就是一株白杨梅，慈溪种这个品种的极少，算是稀罕物。路过四五株杨梅，一座小房子，有人在里面分拣已经摘下的杨梅，装在那种一板一板的杨梅筐里，显然要发快递外销的。
这时候二表哥从杨梅树下闪出来，身上系着刀笕，刚摘来满满一笕。二表哥个子不高，有点敦厚。“以后来，只要报

爱卿名字。随便摘，随便吃。”
“其实，我也有二十年没有到过这里了。”爱卿姐这么说，有点出乎我意料。
“散文集没见过你写过。”
“这是我不愿意触及的地方，现在来，说明心结已经打开。”
是啊，写作的人，太了解这种心态了。当年为完成毕业作品，本意是想写自己的那些经历，可是坐到电脑前，却一片空白，最后选择了写小时候，写爱好，写书法。
今天还真帮了爱卿姐一个忙。廿年不到杨梅山，为了带着我这个小弟来看看，她选择释怀，或者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
我们说着往身上系刀笕，刀笕的好处是可以腾出双手来，一只手去攀杨梅枝，另一只手摘下放到刀笕里。况且这里的杨梅树，都不高，站着地上随手可以摘到。即使最高的那些，只要站在铁架上，也可以轻松摘到。杨梅的品质极好，可以说是个个精品。怪不得可以发快递。而且山的坡度很缓，杨梅树下几乎也没有杂草，甚至杨梅树下的小径，都铺

了路面。可以说是被二表哥打理得清清楚楚。
“这里很适合搞观光旅游啊。”我们逗留很久，一大片杨梅园，几乎都摘了个遍，这里摘几颗尝尝，或者顺手往刀笕里面一放。杨梅装在肚子里，装在刀笕里，很快就都装满了。
我们陆续又发现几株白杨梅，或者叫水晶杨梅。奇怪的是它们特有的气味，站在树下，被杨梅的奇异清香所包围，很难形容这气味到底是什么，但的确被这气息所包围，所迷醉。仿佛小说《香水》的结尾中所描述的，当格雷诺耶即将被行刑，他从口袋里掏出他集合了众多迷人少女香的香水，广场的人民陶醉其中尽情做爱似在天堂，而他骄傲地看着世人，仿佛上帝一般。
而今天，在杜湖边上，在牛軋岭下，我们被这杨梅香所包围，迷醉于这种清香之中，梦境一般。以至于后来爱卿姐跟我说了什么，聊了什么，我全都不记得。只记得这奇异的杨梅香。回程路上，同伴说，这是我到过最好的杨梅山。
的确，这是我到过最好的杨梅山。

起名目，不是本人的“拿手”。往往是“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做文章，有时全文已写完，题目却还定不下来。这一次，想把这几年来在各大报刊上发表的散文随笔和一些回忆文章辑成一个集子，编成了一个眉目之后，便又遇到了“起名目”的难题。一开始，想把集子起名为“南风集”或者“南风录”，却总觉得笼统，不妥贴。想来想去，想了很久，总是围绕着“南风”两个字不愿意放弃。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本人这些年能够在职业之外做一点自己想做的文章，都是拜文汇报“笔会”副刊之赐，慷慨地给我辟出一个不定期的专栏，取名曰“南风之薰”——最初发表的文章中，有一篇《南风之薰》，记述了从自己岳父那里聆听来的先岳祖、殷墟发掘老一辈考古功臣郭宝钧先生的言传身教和学问上的贡献，那些道理透彻而且生动，犹如家训家风在家人的人口头上流传，当时在文中感叹了一句“如古人所谓‘南风之薰兮’”，觉得是那样地让人忘忧受益。

正式开辟专栏后，我还专门做了一篇《〈南风歌〉里的顺序》，算作“迟到”的开栏的话。那里面，借着“南风之薰”之所从出的那一首古风《南风歌》里一处字句在不同古籍版本当中顺序的或前或后，发了一些“解愠”与“阜财”之间因与因果关系问题的人生感慨。原稿中最后有这样的一些话：“而回到古诗里头去想一想，像舜帝时候的古代，那就比较简单，炎夏一过，风向一改，南风和畅，那就感觉舒服，也就觉得高兴了。有幸年景上风调雨顺，南风合乎时节时令，那就出力而有收获，万民的财富也就增加一点，在生活上能够自适自如一点，就不好了吗。”

文章刊出前，突然接到信息，说原稿里那一句“炎夏一过，风向一改，南风和畅”，看稿的编辑有意见，认为南风应该是隆冬过后，初春将临时候吹来的转暖的和风。其时我正走在路上，来不及细想，急忙之下，就打了一个“马虎眼”；干脆改成“季节一变，风向一改，南风和畅”吧，不指实，便怎么都对了解。

“马虎眼”勉强地打过去了，而这一个“南风是什么风”的问题却记住了，以后读各种书，不知不觉就留意起来。只要看到南风或者薰风、南薰等等字眼，便会停下来仔细看一看。看下来的结果，确实，历来诗文作者的用法，各有不同。总括起来，那个“薰”字的意思，主要分作两种理解，一是和煦、和暖的意思；一是凉爽、清凉的意思。由这两种理解，那“南风”或者“薰风”，就被古今的文人用在了不同的季节上了。

如果意为和暖，那对应的季候就不止一个；或者是由让人不受用的寒冷天气而开始转暖了，那便是初春的和风，以及整个春天的暖风，都因为它的温暖而让人舒服；或者是初夏季节，那时候尚未进入酷暑，虽然扑面而来的风是热的，但依然是开怀觉得舒畅的。如果意为凉爽，那自然只能对应盛夏、苦夏或由炎夏转向初秋的过渡季，在那令人难耐的暑气中吹来的风，多少有了一点可以吹散暑热的凉意。

《西游记》里孙行者说得分明：“春有和风，夏有薰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但历代诗文里，南风或者薰风，却既可以是暖风，也可以是热风 and 凉风，各有引例和依据。用作春天的和风的，有，但并不多，李贺的《二月》诗中，有“蒲如交剑风如薰”一句，姑且做个代表。用作初夏和畅的暖风的，比较多一点，东坡明确题为《初夏》的《阮郎归》词，开头的句子“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后来人常常引用。

不过，更多的，还是用作盛夏或者夏末转凉的凉风。《六十种曲》里有一句曲词“看玉渠莲开并头，更竹下薰风添爽”，突出的是那个凉爽的“爽”字。老杜用“南风”，更是用得“秋意浓烈”。其《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一诗，开篇即言“南风作秋声”，那完全是炎夏将要过去时“未来已来”的秋天气息了。

写到这里，想到了老上海的一个有名的流行小曲，开口第一句即是“那南风吹来清凉”，正与那个“添爽”“秋声”暗合，实在也是有意思的事。当然，相传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这与一个流行小调去相提并论，似乎有点拟于不伦。王船山早就说过：“如唐人诗‘薰风自南来，殿角生微凉’，与‘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落处固自悬隔。”唐诗已是如此，小调更可勿论。王船山的意思是：一般人只是“觅个疗愁觅忿方法，忘却目前逆境”。而圣贤如虞舜者，不是忘却，而是记住吾民之愠，而求解之，这个境界便自不同。

其实，要说“悬隔”，还有很多。方回《瀛奎律髓·夏日类》中曰：“南风之薰，以解民愠，以阜民财，舜之咏也；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唐太宗之咏也。所处之时同，而所感之怀不同。故宋玉有雌雄风之对焉。”历史上亦算明君的唐太宗，有时候不恤民情有如此。偶阅《明文海》，有一篇《贯行说示门人》，在“舜弹五弦之琴，歌曰南风之薰兮”云云之下，说了一则“海外趣闻”：那里一位大臣巧思玲珑，盛夏时节，安置了千乘的车辆，每辆车上铸铁做了牢固的支撑构架，“上树八十一扇，机括屈卷，风韵澎湃”。在那位大臣想来，借了这“八十一扇”，“扇”出的或亦为“南风之薰兮”。南风，长养之风也。而文章作者知道：“长养不加彼区，有南风之声，无其实也。”这里的“悬隔”，就更大了。

不过，如果要把话说回来，那么无论“悬隔”是大是小，知道“南风之薰”让人愉悦而且舒心，这总是人情之常。人生多艰，每个人都逃不过，有人愿意始终不忘地挑起重担，那当然伟大；有人希望暂时搁起，放一放，轻松一下，也可以理解，无可厚非。所以，最后，我们大家的人，可能还是回到老上海流行小调的那一句“南风吹来清凉”里来。2022年，上海持续的酷暑天，百年难遇，“热得让人觉得熬不出头了”。但是，八月底、九月初一到，“南风之薰兮”，转凉的阵风虽然有点迟到，依然是吹在了大家的身上，解开了烦恼，放松了心情，让人由衷地感叹：上天最为诚信，能够依靠的，还是老天。

也是2022年这个苦夏的暑天，我着手来整理我这几年的文章。一边重看这些文章，一边就引发出不少的回忆。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中学同学，几位好朋友每天放学回家，走在淮海路上，那时沿路有一处上海书店的门市部，我们几乎总要进去“转一转”，如今家里的一些旧书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印本，好像都是从那里买到的。我想起了大学里的那些事，记得陈尚君先生与陈思和先生给我们的课程，甚至没有忘记他们多少有点特别的口吻和嗓音。我还想起了自己做新闻记者这么多年来许多往事，铁矿石谈判曾是多年的市场“热点”，谈判出结果往往是深夜，那时候连夜采访“我的钢铁”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家“通宵”畅谈，至今依然让我由衷感谢。

所有这些之外，尤其应该感谢的是家人。这次辑录的文章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分量，是与家人有关的。小儿进初中，读预备班开始，我们家每天晚上都有一场少则一刻、二十分钟，多则半小时、三刻钟的“家庭读书会”。在这个小小“平台”上，“奇思妙想”不断。孩子他妈妈的“生活感”，是我们三个里最强的，生活里的日常事情，包括一些不大起眼的琐碎小事，经她一分析、一点拨，便增加不小的趣味和启发。有一次尝试发面做包子，她琢磨出一个道理：要让发酵的面团最后能够松软，必须反复多次地压紧压实，由“紧”反而能得到“松”的结果。确实，那一次的包子人口特别地松软而且好吃。我据此写了一文。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一起闲聊聊车轱辘的《水龙吟》词，小儿活泼又大胆，凭他天真而又真实的感受，让我们在“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揷英雄泪”这最后的几句里，竟然读出了有点“滑稽”的意味儿，好像作者极想“唤取”的那一位姑娘会拿起手帕子柔声地说“老伯伯，我们不哭”。我们三个当场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写进了文章里。

在2022年的苦夏里，我的这些文章，我的这些宝贵的回忆，也同样是一阵阵的“南风”。南风吹来清凉，真是畅快！

李荣

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唐太宗之咏也。所处之时同，而所感之怀不同。故宋玉有雌雄风之对焉。”历史上亦算明君的唐太宗，有时候不恤民情有如此。偶阅《明文海》，有一篇《贯行说示门人》，在“舜弹五弦之琴，歌曰南风之薰兮”云云之下，说了一则“海外趣闻”：那里一位大臣巧思玲珑，盛夏时节，安置了千乘的车辆，每辆车上铸铁做了牢固的支撑构架，“上树八十一扇，机括屈卷，风韵澎湃”。在那位大臣想来，借了这“八十一扇”，“扇”出的或亦为“南风之薰兮”。南风，长养之风也。而文章作者知道：“长养不加彼区，有南风之声，无其实也。”这里的“悬隔”，就更大了。

不过，如果要把话说回来，那么无论“悬隔”是大是小，知道“南风之薰”让人愉悦而且舒心，这总是人情之常。人生多艰，每个人都逃不过，有人愿意始终不忘地挑起重担，那当然伟大；有人希望暂时搁起，放一放，轻松一下，也可以理解，无可厚非。所以，最后，我们大家的人，可能还是回到老上海流行小调的那一句“南风吹来清凉”里来。2022年，上海持续的酷暑天，百年难遇，“热得让人觉得熬不出头了”。但是，八月底、九月初一到，“南风之薰兮”，转凉的阵风虽然有点迟到，依然是吹在了大家的身上，解开了烦恼，放松了心情，让人由衷地感叹：上天最为诚信，能够依靠的，还是老天。

也是2022年这个苦夏的暑天，我着手来整理我这几年的文章。一边重看这些文章，一边就引发出不少的回忆。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中学同学，几位好朋友每天放学回家，走在淮海路上，那时沿路有一处上海书店的门市部，我们几乎总要进去“转一转”，如今家里的一些旧书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印本，好像都是从那里买到的。我想起了大学里的那些事，记得陈尚君先生与陈思和先生给我们的课程，甚至没有忘记他们多少有点特别的口吻和嗓音。我还想起了自己做新闻记者这么多年来许多往事，铁矿石谈判曾是多年的市场“热点”，谈判出结果往往是深夜，那时候连夜采访“我的钢铁”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家“通宵”畅谈，至今依然让我由衷感谢。

所有这些之外，尤其应该感谢的是家人。这次辑录的文章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分量，是与家人有关的。小儿进初中，读预备班开始，我们家每天晚上都有一场少则一刻、二十分钟，多则半小时、三刻钟的“家庭读书会”。在这个小小“平台”上，“奇思妙想”不断。孩子他妈妈的“生活感”，是我们三个里最强的，生活里的日常事情，包括一些不大起眼的琐碎小事，经她一分析、一点拨，便增加不小的趣味和启发。有一次尝试发面做包子，她琢磨出一个道理：要让发酵的面团最后能够松软，必须反复多次地压紧压实，由“紧”反而能得到“松”的结果。确实，那一次的包子人口特别地松软而且好吃。我据此写了一文。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一起闲聊聊车轱辘的《水龙吟》词，小儿活泼又大胆，凭他天真而又真实的感受，让我们在“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揷英雄泪”这最后的几句里，竟然读出了有点“滑稽”的意味儿，好像作者极想“唤取”的那一位姑娘会拿起手帕子柔声地说“老伯伯，我们不哭”。我们三个当场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写进了文章里。

在2022年的苦夏里，我的这些文章，我的这些宝贵的回忆，也同样是一阵阵的“南风”。南风吹来清凉，真是畅快！

(本文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随笔与随想集《南风之薰——写在甯与亭的边上》自序)

序跋精粹

「南风吹来清凉」

